

紀錄片作為國族寓言：我們的另一堂地理課*

陳品君**

投稿日期：104 年 5 月 21 日；通過日期：104 年 8 月 25 日。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15 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寫作期間承蒙謝世宗教授與蔡慶同教授給予建議，俾助甚大，特此致謝；最後，感謝《新聞學研究》兩位匿名審委的審查與寶貴意見。

** 陳品君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email: penjuin@tnua.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陳品君（2016）。〈紀錄片作為國族寓言：我們的另一堂地理課〉，《新聞學研究》，129: 1-32。

《摘要》

環境議題以土地之名，傳達生態人權和倫理之普世價值。然意識形態根據其所需將土地轉化成各種符號。土地作為符號承載各種意識形態間的相互傾軋。土地既已受各種力量所滲透，而以護土為名的環保紀錄片會僅止於客觀記錄嗎？它可被解讀為國族寓言嗎？美國學者 Frederic Jameson 認為第三世界文學皆是國族寓言。柯金源長期關注台灣公害與環境議題，結合個人對土地的情感與台灣集體的政治經驗讓他的紀錄片具有一種國族寓言的特質。本文旨將柯金源所拍攝的生態環保紀錄片在台灣內部認同分歧脈絡下，對照台灣本土化運動史進行寓言式閱讀，探討其生態環保紀錄片背後的台灣國族想像和生命共同體意識。

關鍵詞：柯金源、生態環保紀錄片、國族寓言、國族想像

壹、前言

柯金源拍攝的生態環保紀錄片從來不以冰冷的生態知識分析，或怒眼直斥的批判稱著。他鏡頭所拍之處，無論是遭受污染破壞的台灣海岸、礁石、深海生物與高山物種，或是觀看污染土地，他總顯露出對台灣這塊土地深沉的愛意，對台灣所孕育出來的獨特動植物感到榮耀與欣悅，也常為人們無度需索而糟蹋這塊上蒼餽贈美麗之地感到扼腕。他雖感惋惜但聲調依然感性地敘述國土遭破壞的狀況，讓我們感受到他對台灣這片土地無限的情愫。柯金源的紀錄片就是為台灣這塊土地書寫的情書，隱藏著一股濃烈的台灣認同。

美國馬克思文化批評家 Jameson (1986) 曾言第三世界文學都是國族寓言。他認為第三世界文學的獨特性乃在它艱難地結合個人故事與集體經驗的敘述，形成第三世界文學的寓言性質。Jameson 的第三世界文學國族寓言論雖曾招致來自新興國家作家的批評（參考 Ahmad, 1994），但卻能解讀柯金源拍攝台灣生態環保紀錄片背後的弦外之音。換言之，柯金源所拍攝的紀錄片不僅表現紀錄片製作者（documentary filmmaker）¹ 本身對台灣本土的認同和強烈的情感，他的紀錄片也承載了台灣內部國家認同分歧所投射出來的國族意識，以及強烈渴望被承認的慾求。

環境議題以土地之名，長久以來被認為傳達一種生態人權和倫理之普世價值。然土地對人類的生存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不同的意識形態根據其需求將土地變成各種相異的符號。資本主義將土地變成一種商品，國族主義將土地變成領土和國界，或國族想像的符碼。土地從不曾是中立，相反地，它承載著各種利益、意識形態的相互傾軋和抵抗，

而一部記錄土地及其上所發生的生態環境紀錄片要中立不倚似乎有其困難。一部環保紀錄片或一系列環保紀錄片絕非僅止一個客觀的記錄。它可被詮釋為一個寓言，一個國族寓言。

柯金源總以真實且深情的眼神關照台灣因工業化造成的公害議題。他所完成的紀錄片不管是拍攝台灣獨特的生態現象，或是記錄因經濟發展造成的汙染和環境破壞，皆能引起台灣人切身感受。他足跡遍及台灣五大山岳拍攝林木與台灣原生動植物，深入海底觀看瀕臨絕種的珊瑚，走近藻礁讓我們看到也聽到藻礁脆弱的聲音，讓原本只存於台灣人想像中的國土具體地呈現在台灣人眼前。他所拍攝的紀錄片就是台灣人的地理課本，教導台灣人如何去了解台灣這塊土地，並透過影片所展示出獨特性增強身為台灣人的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用最樸實的生態環保意識傳達國族意識。本文旨將台灣環保紀錄片，尤其是柯金源所拍攝關於一系列台灣生態環保紀錄片，在台灣內部認同分歧的脈絡中進行寓言式閱讀，找尋蘊藏其中的台灣國族意涵。將國族主義相關理論以及民進黨所主導的台灣本土化運動所建構的台灣國族主義論述作為分析柯金源紀錄片的架構，本文主要試圖根據三個範疇：國土的顯影、受傷的母親及台灣的獨特性來探討柯金源所拍攝紀錄片背後的台灣國族想像和生命共同體意識。

貳、地理政治化

19 世紀國族主義運動在西方興起時，領土 (territory) 即成為國族論述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單元。英國政治學者 Smith (1986, p. 163) 更認為領土是國族主義的核心思想。領土作為國族主義的核心意義來自二個功能：其一，領土作為國族的歸屬之所兼具政治和經濟等目的。一個

國家的成立需一塊土地來安頓人民，提供經濟物質所需，而領土所構成的獨立自主疆域則是國家不可侵犯的主權行使範圍；其二，領土作為國族成員感情、記憶和認同投注對象，更是國族運動情感動員力量的象徵。國族主義者唯有透過對領土情感的操作方能建立國族認同和愛國情操。地理學者 Storey (2001, p. 65) 和 Nogue (2009, p. 31) 皆強調國族主義就是一套有關疆域的意識形態。國族主義運動初期領土化 (territorialization) 乃是採取原生策略將國族神話和地理疆域縫合在一起。Smith (1991) 稱這種策略為記憶的疆域化。他指出任何國族皆必須訴諸一塊歷史性地理作為國族家園以激發強烈的國族感情。歷代祖先生於此，葬於此，並不惜起而奮戰保護這個家園聖地，因此尋著這個佈滿先祖許許多多記憶的家園讓我們跟祖先精神一脈相連。國族論述就是透過如此敘述將一塊自然地理與予國族化，而在敘述的論述過程中國族共同體及其歷史亦同時被自然化，也唯有經由如此相互建構將國族和地理縫合成一體，國族的土地與地景才能激發國族認同 (Smith, 1991, pp. 9-10)。

Kohn (1946, p. 8) 曾言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一個想像共同體要求我們去認同一群數以百萬計不曾謀面的人，和一塊永遠不能親身踐履的領土。地理學的出現讓國族想像共同體變成一種具體的地理知識易於傳播。自 19 世紀末歐洲所有民族國家幾乎將地理學強制納入公私立小學課程，其主要的因素乃各國族國家政府相信地理學可以傳播國家認同感，而且國家地理空間知識是掌握成為國家和祖國概念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地理教學緊密連結國家認同感的闡明和建構 (Garcia-Ramon & Nogu-Font, 1994, p. 207)。時至現今地理學在以色列仍然建構國族認同與內部凝聚的有力工具 (Nogue, 2009 / 徐鶴林、朱倫譯, 2009, 頁 89)。

蔣介石撤退來台之後，即以中國的地理和歷史教育灌輸台灣人大中國認同（教育部，1974）。教育機制將中國傳說三皇五帝等中華民族起源神話植入台灣學子的意識中，並將大陸這片土地變成台灣人的祖國。國民黨更發揮高度創造力在台北街道上繪製一個想像的祖國大陸。國民黨想像的祖國土地不再是書本上書寫的地理，藉著台北街道重新命名將台北的生活空間轉換為祖國的換喻（metonymy），時時提醒台灣人思念祖國的土地（陳品君，2004）。地理課書寫祖國物產、人文、山川、地形特徵也透過背誦和考試進入台灣學子的潛意識之中。從南京到北平，由重慶到迪化，書寫著大陸祖國城市名稱的街道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從此台灣年輕學子與國民黨鄉愁的中國土地在情感上已難切斷，但每天我們生活的台灣卻在社會科目或中學地理科課本銷聲匿跡。排除台灣地理於知識系統是國民黨操作地理政治化的一體兩面。國民黨一方面透過地理知識教育強制灌輸大中國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在教學系統遮蔽台灣地理塗抹台灣認同。國民黨將地理課政治化的結果是台灣學子對中國大陸產生強烈認同，他們對中國的物產、地形、河川分佈和交通等了若指掌，對生長地台灣的地理知識，台灣島嶼棲息的動植物種、交通網絡、山川地形，甚至從北到南的縣市排列都茫然不知。

長達 38 年的全國戒嚴（1949-1987）是另一個將台灣地理知識進一步政治化的要素。1949 年 5 月國民政府頒布戒嚴令，台灣全島進入戒嚴狀態。《台灣戒嚴令》擱置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而將台灣列入戰爭緊急狀態的例外之中。國民政府在金門、馬祖、東引以及烏坵等離島直接實施軍事管制。台灣警備司令部在台灣沿海海岸布哨嚴禁一切海上活動，漁船出入作業列入海防管制。戒嚴法山地管制將所有山地原住民部落居住區全部納入管制範圍。若是說蔣介石的大中國認同教育將台灣的歷史和地理從教科書上抹去，那麼戒嚴令進一步將台灣地理政治化，阻

絕台灣人接近島嶼周遭的高山峻嶺和海洋精神文化。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的身份焦慮後遺症和長期大中國國族教育之下造成內部國家認同嚴重分歧。台灣這個主題總會讓人聯想到台灣獨立或台灣國族等意義而被符號化。國民黨和民進黨長久以來為了壟斷這個符號的解釋權而鬥爭不休。兩蔣獨裁統治時期台灣地方意識在政治範疇幾乎被等同於分離主義，而本土政治勢力則用台灣本土化運動將台灣形塑為國族象徵加以對抗。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積極結合台灣本土文學社團《笠》和《台灣文藝》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蕭阿勤，1999，頁 116）。他們以「去中國化」策略塑造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傳統（蕭阿勤，1999，頁 114）。1990 年代進一步納入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歌謠等將台灣文學溯原至數千年以前，建立一個多族群的文學傳統。台灣文學被賦予獨特台灣民族色彩（蕭阿勤，1999，頁 116）。民進黨更以福佬、客家、原住民、外省等四大群族構築台灣民族「命運共同體」強化新的台灣認同感（蕭阿勤，2012，頁 210），由早期台灣生態國族主義色彩，打造包含福佬、客家、外省和原住民等四大群族組成台灣民族將台灣獨立於中國。台灣成了由一個多元群族構成的民族生命共同體。

1987 年解嚴之後經戒嚴 38 年所累積的民怨宛如掀開的壓力鍋一下都渲洩出來。各樣各式的運動接踵而起，環保意識高漲其中以反核和反公害最頻繁。1986 年成立的綠色小組首開風氣用攝影機記錄解嚴前夕風湧雲起的民主運動和民間環保自力救濟運動，如 1986 年鹿港反杜邦，以及 1987 年後勁反五輕設廠。綠色小組其成立最主要目的乃在突破主流電視媒體對社會運動扭曲或醜化的惡意報導。1987 年解嚴台灣紀錄片受到本土運動影響開始將鏡頭對準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庶民大眾、頻繁的社會運動、多元群族和文化。台灣紀錄片走入地方。獨立媒

體或個人紀錄社會運動也隨著爭取言論自由示威的呼聲也越來越活躍，而紀錄片的出現更是給台灣人未曾有過的台灣地方感（sense of place）（Deppman, 2012; Kuo, 2012; Tsai, Yu, & Ke, 2013）。

柯金源 1998 年加入公共電視【我們的島】開始生態環保紀錄片拍攝工作。隔年轉入以紀錄長片製播平台節目【紀錄觀點】。自此而後近二十年間已經累積二十部紀錄片。² 他所拍攝的主題涵蓋空氣、水質和土地等污染以及生態破壞。柯金源所拍攝的影片並不特別講究美學風格或是形式結構，而是重視分析和環境倫理問題。³ 他總因個人對土地的感受介入生態環保紀錄片（賴以博、蔡崇隆，2008）。他自稱為一個「土地記錄者」，來自農家對土地議題特別敏銳且珍惜（李又如，2014）。他不像綠色小組、李道明、洪淳修或者像黃信堯聚焦於社會運動場所或是紀錄單一地點。⁴ 相反地，柯金源探討一主題通常綿延多年，拍攝範圍涵蓋整個台灣本島和離島。他長期觀察台灣土地的經驗塑造出對台灣本土的強烈認同和情感。他總是以質問的形式（interrogation）試圖激起大眾對土地的關懷，引領觀眾參與、反思國土的未來。他認為台灣人因長期軍管（長期戒嚴）致使對自己居住的土地感到很陌生且疏離。總不厭其煩告訴我們去認識台灣周遭的海洋是作為台灣公民的責任。當面對台灣海底被破壞更不避諱地指責：「藻礁的消失，錯斷了地球的生物多樣性的精髓，是國難，更是國恥。」（【記憶珊瑚】，34:49-34:51）對他而言，台灣生態和環境的破壞源於政治因素，相對而言，柯金源全力投注於台灣人了解自己生存的台灣島嶼其動機亦是政治。柯金源所拍攝的紀錄片總是將台灣當成一個整體穿梭其間，不斷回首關懷台灣這塊土地。

參、生命共同體的創構

一、國土的顯影

18 世紀英法戰爭之際，不列顛王國急需形塑國民的不列顛性（Britishness），英國精英階層國境徒步修業旅行（grand tour）作為大不列顛人身份建構的儀式。遊走於英國國土鄉村，特別是英格蘭湖區，體驗鄉間景物、天氣、濕氣、土地等這些造就特殊不列顛性元素。修業旅行深入鄉間的地理教育將美學和情感相互結合確定英格蘭風景的連續性和傳統性構築不列顛共同體價值（Darby, 2011／張箭飛、趙紅英譯，2000，頁 76-80）。19 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後社會瀕臨崩解，巴黎知識圈掀起一股法國內部旅行風潮，希望藉由深入旅行法國國土疆域再創造國家認同和凝聚力（Darby, 2011／張箭飛、趙紅英譯，2000，頁 175）。事實上英國紳士們的修業旅行之目的乃在重塑英國性，法國以國土旅行強化民眾的國家意識，兩者皆是以地理「熟悉化」的文化實踐形式建構國家認同，將原本抽象只存於想像之中的國家領土透過徒步，或遠足等方式具體體驗國族地理的特殊性，強化國族認同。

柯金源是現代台灣徒步旅行者，為了紀錄這塊受傷的土地漫步台灣，帶領台灣人審視只存於想像卻又無法企及的國土。自 1990 年代展開紀錄片拍攝，他已繞過台灣好幾圈，遠赴偏鄉離島，潛入海底，群山縱嶺，層層剝開台灣地理與地貌將之展現在台灣人面前，讓原本只存於想像的土地和離島變成為具體可視的國土。2002 年柯金源完成【烏坵 ROC】。烏坵介於金門與馬祖之間是最接近中國大陸的一個軍事孤島，曾是台灣役男最怕抽中的服役之所。台灣人對它耳熟能詳，然而真正到

過那裡的人卻屈指可數。一個孤懸於大陸福建省外海，僅有 1.22 平方里離島，透過柯金源的紀錄片變成一個具體且充滿國共內戰殘遺和記憶的地方（place）。⁵ 退役後定居於此的反共救國軍老兵總不時回憶以少敵眾血染紅海水的一江島和南日島大突擊往事，或是世襲守護清朝所設立的烏坵燈塔管理員，甚至烏坵新住民回憶起 1981 年數百艘漁船圍島事件、1996 年台海危機以及 1999 年兩國論期間，兩岸戰火一觸即發那種緊張和壓力依舊佔據島上居民的記憶。如今島上極為平靜，除了偶而駐防的我國海軍守備隊操練防空快炮實彈試射外，戰事已遠，但是烏坵周遭大陸漁民破壞烏坵附近魚場和海底生態之炸魚火藥爆炸聲卻一直提醒我們，烏坵雖歸屬於台灣管轄的領土，卻被大陸劃入其之內海。當台灣海巡署船隻用擴音器警告大陸漁船離開烏坵海域時，漁船不動如山，台灣主權在此欲振乏力。

【記憶珊瑚】（2004）涵蓋了柯金源長達 10 多年的拍攝記錄與調查。拍攝範圍涵蓋離島如綠島、小琉球、澎湖並遠至南海海域之東沙和南沙，以及台灣本島西岸桃園觀音海岸、花蓮並南至恆春半島探討珊瑚生態問題。除了東沙和南沙依然軍事管制到達不易外，台灣人也因長期戒嚴被隔絕於海，對海洋世界既陌生亦無知。柯金源帶我們潛入水中觀看海底的珊瑚世界，將原本一片廣渺抽象又空茫的海域變成一個個具體的地方，讓我們細細審視並加以反思。當柯金源帶領我們觀看東沙和南沙海底珊瑚生態，擺在我們面前是一片片亂葬崗悲傷場景。這是 1985 年左右幾百艘大陸漁船連續來此炸魚造成大量珊瑚藻礁死亡所致。台灣國境線因東沙南沙和烏坵等離島駐軍一下就凸顯出來，國土意識更加具體。但台灣的國家主權面對大陸漁民卻顯得異常無力而啞啞。

【森之歌】（2010）柯金源調查台灣高山森林。他領我們進入中央山脈，經宜蘭福山公園到達了雪山山脈。由高海拔到低海拔依序看到台

灣的檜木、山毛櫸、樟木等，讓我們認識台灣獨特的林木因人類的貪婪濫砍所引發的問題。我們隨他登入深山探望這些林木，回到台灣土地的根源去探索和思維台灣山脈中已存在百萬年的各種物種與生態。山地占台灣面積的極大比例，超過 3000 公尺的高山有 268 座之多，獨步亞洲。台灣擁有這麼豐富的地形資源是台灣人認同的對象。柯金源的紀錄片帶我們穿梭於壯麗的山川奇景之中慢慢體驗。

【退潮】（2011）主要是探討國光石化預定地在彰化芳苑潮間帶設廠一事。芳苑沿海居民數代人都靠海養蚵維生。國光石化的到來令當地人陷入經濟發展和生態污染進退維谷之境。影片探討石化廠污染議題，但他聚焦於養蚵人家和這片海依存關係所形成一種和諧文化，與蚵田周遭所形成的生態系統。一旦國光石化在此建廠，芳苑長期因養蚵所累積與海和諧關係，以及豐富的生態資源就會消失殆盡。對於台灣人，一提及芳苑這地名幾乎馬上聯想到蚵，但大部分人對芳苑風土民情是陌生的。柯金源透過鏡頭讓我們看清楚靠海吃飯族群的真實面貌，聽見帶有西部沿海特有海口腔的言談。他們是一群相對弱勢，學歷不高又缺乏專業技術群族，經歷都市打零工沒有前景的生涯之後，只好回到鄉下繼承父執輩留傳下來的蚵田靠海養蚵賺取微薄收入。平常閒暇時間尚需打些零工、捕魚或種地貼補家用。養蚵是一件重勞力的勞動，不論是分蚵條或挖蚵柱幾乎每天都泡在海水中，冬天強勁的東北季風更是令他們冷得發抖。更弱勢的一些人連蚵田都沒有，只能撿拾蚵民掉落沙灘的遺蚵。芳苑鄉民所言：「海是活寶，上天創造讓我們每個人都有生存權。」（22:30）這些蚵民對上天和這片海懷著感恩之情，和大海形成一種和諧關係，靠著自己勞力付出多寡收取回報。自台塑在鄰近雲林麥寮六輕污染芳苑的空氣和海水讓芳苑的蚵產量減少。國光石化預定在這片潮間帶設廠將使芳苑因養蚵所形成的人文和自然生態完全瓦解掉。

柯金源一而再帶我們轉回蚵田，以固定鏡頭呈現出優美的海邊景緻。潮水被海風吹著掀起漣漪，光線照耀著天空海面更顯綺麗。他等待走在淺灘的訪談對象的牛車緩慢向鏡頭走近，穿插著村民贊成建廠增加工作機會與反對建廠破壞環境兩股不同意見討論。只有海風強勁呼呼聲響，似乎帶著海的氣味。柯感嘆著：「台灣這麼美的原始溼地」，用以對比影片中的八輕設廠之後對於天然資源的折損。另一面向則以當地鄉親們對生計的不確定感與擔憂環境惡化的訪談回應著未來八輕的設廠。

【黑】（2013）柯金源根據工業廢水排放系統找尋出水口查訪稻米重金屬污染狀況。彰化和美鎮有台灣米倉之稱，卻也是唯一受過鎳、銅、鎘、汞、鉛、鉻、砷和鋅等八種重金屬污染過的稻穀生產地。柯金源就從這裡出發，帶我們了解到底稻米重金屬污染有多嚴重。1970 年代彰化開始發展工業。彰化是電鍍和小五金聚集重地，其所排放廢水造成為下游和美地區嚴重金屬污染。緊接下來台中大里重金屬汙染逼得農民休耕售地。桃園黃澗溪金屬重污染經由農業試驗所耗時耗錢診治依然無效。再由新竹香山經台南到高雄後勁。後勁附近聚集中油五輕廠、大社仁武和林園等三大石化工業區廢水和空污造成後勁地區農田污染。

【空襲警報】（2013）則是對台灣北中南的三峽、雲林台西、高雄仁武、楠梓以及金門等地因工業（尤其是石化工業）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情形與成因。

柯金源的漫步國土旅行紀錄「我們這裡發生了什麼」。他親身行走的經驗引領我們走出自己熟悉的居所，到達從未去過或難以赴達之陌生鄉村、山岳、河岸以及軍管離島。他穿梭於台灣山川城鄉和海底，記錄每個地方的水質、空氣、土地、作物與生態的污染，以及生活其間民眾對生態的態度和情感。柯金源似乎從來不滿足於僅僅記錄一個地方的生態現況，他意圖透過一個具體的地方展現生活其間的人物和生態體系彼

此互動發展出來關係，然後將一個個因自然和人文差異所構築出來的地方相連接成一台灣生命共同體。或許這些地方還是很遙遠彼此亦不認識，但他們生產的食物會影響我們的食物安全。即使是遭破壞的芳苑潮間帶或沿海珊瑚藻礁也會影響台灣魚場和海水淨化，嚴重造成魚產不足或生活品質惡化。

柯金源的紀錄片就是集合一個個具體的台灣鄉鎮（地方），讓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共同面對台灣土地上發生的事情，感受到身為台灣人的一體感，也讓原本存在我們想像中的國土，透過紀錄片，引領我們去認識並將台灣視為一個共同體。柯金源所拍攝紀錄片之覺旅（journey）為我們繪製一張台灣地圖，觀看他的生態環保紀錄片就是上一堂台灣的地理課，創造「家園台灣」的概念。柯金源提供的地理課可視為樸實的國族主義地理課程教育，是台灣人的自我教育地理學。

二、受傷的母親

柯金源與其說是紀錄片製作者，不如說他是台灣環境調查者較為適切。他所拍攝的幾部長片記錄台灣長期重經濟輕環境所造成各類型公害。【黑】（2013）影片一開始，一片成熟稻穗黃澄飽滿稻田景象。農人在割稻前的祭拜。旁白：「對土地的敬畏與給糧食的感念」（2:55-3:00）。台灣農業保存敬神惜物的傳統。幾代人的辛勞卻因企業排放廢水含鎘、銅、汞、鉛、鉻、砷等對人體有害物質造成灌溉水源與土地重金屬污染，致使辛苦培育出來的稻米必須全數銷毀，但也有落網之魚流入市場。面對政府既無能又無效的管理，農夫只能憤怒而欲哭無淚。柯金源追尋著污染源，鏡頭不時回到冒泡著五顏六色的汗水影像，讓我們了解包含銅、鎳、鎘、鋁各種有毒金屬污水如何由上游電鍍和五金工廠

排放出來，經由東西二、三圳污染灌溉渠道引水農田。近距離拍攝冒泡且多彩的浮質影像，暗紅色和白色油脂物漂浮其上。鏡頭越拉越近，那種濃稠感加重了那股可能的異味。（9:49; 18:21; 32:22; 43:44）柯金源的鏡頭總是緊盯著汙染狀況跟隨稽查員到台中大里水田。鏡頭呈現那一片美好的水田風光。旁白：「這是被迫休耕的稻田」。緊接鏡頭移至旁田裏的告示「受重金屬鉻鎳與鋅汙染…」（11:48），另一旁的一塊土地農人們卻依舊耕種著。長久以來無論是國民黨長期執政或民進黨執政，經濟發展成為執政黨的緊箍咒。加上寬鬆的環境保護條例和執法，農地金屬污染案例並沒減少。農地一旦受重金屬污染欲想活化重新利用既費時費事又費錢。影片中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研究員在新竹香山一坵塊進行去鎘處理。研究員首先將氯化鐵噴灑在受污染農地稀釋土中的鎘，然後引水入田充分攪拌再抽去溶於水的鎘。一旦完成鎘稀釋，再用石灰改良土壤的酸鹼值。五個月的努力等稻穀收成經化驗，鎘含量依舊超標。一大片黃澄澄飽滿的稻穗馬上面臨被銷毀的命運。

【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2010）暗指著到底要選擇台灣最大污染源台塑石化集團（Formosa）或台灣（Formosa）的永續經營。柯金源用嘲弄的形式來檢視台灣最大石化集團對國土造成的巨大污染。雖然台塑前董事長王永慶信誓旦旦將採最高環保標準達到零污染的承諾，但畫面上台塑石化場巨大的煙囪不停冒著煙污染園區周遭土地、地下水、海岸以及整各台灣空氣。影片來回細數台塑於彰化台化廠、雲林麥寮、嘉義新港、高雄後勁和楠梓屏東新園等地工廠如何污染台灣並引起當地居民為維護環境權群起而攻之。台塑對台灣所造成的污染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一向溫和的柯金源斥之：「政府幫台塑取得廉價土地，但台塑並沒有善待國土資源」（06:11）。事實上，台塑對台灣的污染案例真是罄竹難書，俯首可拾。1996 年台塑委託民間業者將汞污泥棄於

屏東新園赤山巖農業區內緊鄰農田和住民造成極大恐慌（17:30-18:40）。2009 年環保署進行有機溶劑調查，發現台塑仁武廠附近地下水和土壤受到二氯乙烷、二氯甲烷、氯仿和二氯乙稀等有毒致癌物質嚴重污染，二氯乙烷是正常 30 萬倍。這些有毒物質會順水流並鑽入土壤深處不停釋放毒素，且毒素可持續幾十年或上百年（08:30-10:00）。事實上，台塑所排放出來的原生污染物、VOC（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及懸浮微粒不僅污染廠區周遭，一部份含有鈾和鎳煙流會隨風吹至臺北、台中、台南、高雄以及屏東等地無處可幸免（34:50-35:24）。

台塑石化集團排放的有毒物質污染台灣的土地、水質和農業生產環境。台灣麥寮六輕石化工業區的設立更是造成國土地流失和沿海生態的破壞。1993 年台塑在雲林麥寮沿海填海造陸建立一個長 8 公里寬 4 公里石化王國形成突堤效應，造成其西南海面的外傘頂洲加速被侵蝕影響養殖業生存。影片旁白：「台塑用海砂建立起一片天，卻讓台灣國土逐漸流失」（23:51-25:35）。為了供應台塑六輕石化業用水，政府耗資 238 億建立南投集集攔沙堰攔截濁水溪地表水，排擠雲林彰化等地區民生用水，致使他們抽地下水擴大雲林地層下陷。另一方面被攔截地表水的濁水溪下游到出海口造成 25 公里長的乾枯河道。東北季風一吹形成沙塵暴，惡化下游居民空氣品質（26:21-28:03）。

【記憶珊瑚】影片開端我們看到柯金源穿著潛水衣潛在深藍海水中漸而游近鏡頭直視觀眾。他以如此明確的指證著「是我」，我正見證受了傷的土地。他刻意局部放大他的行走於礁石的腳步，踩踏海岸藻礁的聲音。我們隨之感受到了那脆弱的礁岩。台灣擁有豐富珊瑚資源，台灣周遭海域除了西海岸沙岸外都存有豐富的珊瑚生態，南方屏東墾丁是台灣珊瑚礁地形最發達的地區。根據研究台灣至少擁有 300 種以上的石珊瑚、50 種以上的軟珊瑚以及 50 種以上的柳珊瑚，如此豐富的珊瑚資源

造就台灣海域多樣海洋生態（段文宏，2009）。澎湖具有豐富珊瑚礁地形，但澎湖人長期從海裏撈出珊瑚礁石灰岩築咕佬屋，因此澎湖的珊瑚生態被破壞殆盡只能用記憶來形容，還好觀光客尚有西嶼大義宮蓮花山湖洞可參觀。

屏東海域曾受到核三廠廢水排放造成珊瑚白化大量死亡。2001年阿瑪斯號貨輪擱淺造成燃油外洩，嚴重污染屏東龍坑生態保護區以及附近海域生態（【阿瑪斯】，2003）。區內珊瑚礁為燃油覆蓋染黑，隨著救災人員增加珊瑚礁幾乎被破壞殆盡。麻木不仁的官僚機制瞬間毀滅累積上百年的珊瑚地形，如今可能又要花費五十年等它自然修復。當年相關官員稱阿瑪斯油污事件為國難，而政府在桃園觀音沿海蔓延四公里的萬年珊瑚礁岸填土建造工業區的行徑，柯金源指責「這不但國難，更是國恥。」（35:09）填海造陸建工業區的怪手扒著卡車上的石塊卡車傾倒出大量的石塊嚴重破壞著海邊礁岩，旁白：「這個工地，不知來了的幾回了，但每來回一次，心裏的傷感總會加重一點。」（34:59-35:11）他走上礁岩，鏡頭側拍他的全身，鏡頭往下拉我們看清了礁石。旁白：「十年前第一次看到這片礁石的時候…這是台灣難得一見的藻類生物礁…未被破壞前曾經是花團景簇的世界」（35:20-35:27）以「台灣曾經很美」（37:38）繼續著他的探尋礁岩之旅來去了東沙與南沙。看到的是一片白色枝枝節節斷裂或被藻類附著的珊瑚遺體，柯金源稱之為「海底珊瑚墳場」（41:00）。南沙的海岸、海底、魚兒、礁石影像隨聲音緩慢流動，我們可以仔細的觀看這陌生的離島南沙。旁白道著：「想像中的南沙，有著更豐富的資源，有著更複雜的國家主權問題。」（44:17-44:35）

土地受重金屬以及石化業有機化合物污染生產出的稻米危害健康。受污染土地則需耗費幾十年至上百年時間方能修復。空氣污染可致癌，

其所範圍也並非只限於工廠附近，隨著風向飄散污染物可被送到台灣本島各處，甚至更遠的地方。柯金源的環保生態紀錄片是一部一部台灣土地受難圖。他影片呈現台灣是一個受傷的母親——不論是空氣、水源、土地和海底生態等處處潰爛，百病叢生。他總是從地方介入批評生態破壞，強調地方情感和歸屬感。他的紀錄片召喚我們去反思台灣作為台灣人唯一生存空間，我們無處可逃，作為台灣的居民應責無旁貸去認識和保護這一塊土地，去維護這片生存居所。就如環保運動所言：我們只有一個台灣。事實上，自 1987 年鹿港居民頂著戒嚴法反杜邦抗議遊行以來，環境保護已經成為台灣永續發展的共識。當我們居住的土地受到污染且嚴重得以影響居民的生存時，必然激起因保護生態和保護家園的抗爭行為，此保護自己生存地所在環境行動會產生強烈的地方感。柯金源藉著營造地方感讓台灣人積極「介入」台灣生態保護，產生感同身受的體驗，了解土地受傷的緣由與試圖用行動抹平傷痕的意向，根除對土地的疏離，激起大眾對土地的關懷建立一個生命共同體。

三、台灣的獨特性

【森之歌】是一部講訴台灣森林因人類的慾望橫遭亂砍破壞、土地受傷、保育失能以及台灣人保衛這片見證台灣幾萬年物種生態記憶林木奮鬥的故事。柯金源將台灣原本豐厚茂盛紅檜、樟樹和闊葉林的砍伐滅絕與日據殖民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對應起來，讓原本探討生態的紀錄片充滿政治寓意。

影片由中央山脈林木著手書寫台灣在冰河時期的記憶（2:14）。影像來回於這片不同海拔遭破壞森林，並穿插原民布農族祖先流傳下來關於樹木與祖靈的傳說，追尋著原住民與自然相互依存長遠的歷史，並敘

說地球變遷與物種消長造成山巒和其特有生態系統的記憶。150 萬年前冰河時期冷杉林就隨著洋流，從阿爾卑斯山來到這個島嶼避寒並定居下來。這些在中央山脈開枝散葉的冷杉林蘊含水分並釋放水份撫育台灣櫻花鉤吻鮭，滋養台灣中部山川和森林（2:00）。櫻花鉤吻鮭在 250 萬年前的四次冰河期即來到台灣，但櫻花鉤吻鮭作為一種迴遊性的魚類，乃是從雌鮭大海溯河而上，回到河流上游出生地產卵，一旦小魚孵化又朝下游往大海等長大又逆河回到出生的上游產卵，溫帶鮭魚生命週期即是如此生生不息。台灣櫻花鉤吻鮭亦是如此，直到 150 萬年前冰河期末地殼劇變，台灣地形隆起，原本平緩的河流變為陡峭阻斷櫻花鉤吻鮭迴游大海之路，形成一種陸封性鮭魚。台灣又在冰河期末氣溫升高，殘餘散居於蘭陽溪和大甲溪的櫻花鉤吻鮭也成了全球鮭魚最南界，或是全球唯一生存於副熱帶地區的溫帶鮭魚。台灣櫻花鉤吻鮭系起源自遠古冰河時期的生物活化石—冰河期孑遺物種—保存台灣冰河時期的古老記憶。

光線穿過霧氣呈現出隱約可見朝天張開的樹枝，如畫筆刷過般墨黑（3:10），這些樹種也是 150 萬年前冰河時期末隨著洋流來到台灣避寒，生根於台灣中央山脈的檜木和山毛櫸。鏡頭搖過林木。柯金源的旁白告訴我們：「250 萬年前的四次冰河期台灣成為北半球植物的諾亞方舟。」（3:56）台灣豐富的地形讓超過 20 萬個物找到棲身之處（06:51-07:18）。台灣因地體形成的歷史、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造就奪天獨厚多樣性動植物種，不論是來自遙遠冰冷的北方或是四千里外的熱帶雨林的種子和生靈皆能找到棲身之所。柯金源相信人類也在冰河時期循著動植物避寒路線進入台灣（11:29-12:48）。

往雪山山脈的山脊稜線深處走，拍攝小組由宜蘭南山部落上山，站在海拔 2000 公尺坡地看著千年扁柏林地，鏡頭仰視上方樹木更加高大，這是存活了 2、3 千年的扁柏，台灣土地的見證者。（29:20）台灣

因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冰河時期末期承接許多物種，變成生物的物種寶庫。柯金源以驕傲的旁白告訴我們：「台灣面積目前所記錄的生物種數看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平均值 100 倍…於台灣的地體形成的歷史與地理處處都是生態多樣性基因庫。」（47:50）台灣因地理位置所賜，做為與日本、北美並列為檜木的原生地，更是檜木生長的最南邊界。然而鏡頭所見皆是人為破壞之後的倖存者。宜蘭棲蘭山上那片古老的原始檜木林是 1990 年台灣發起的森林保育運動搶救下來，作為後代子孫對古老獨特台灣生態的記憶標本（27:02）。其實更多可見證台灣歷史和地理的千年紅檜在 1912 年日本殖民早就遭到砍伐送回日本，接下來國民黨政府延續砍伐未砍完的檜木和其他闊葉林，外銷支付國庫。大量砍伐森林以及國黨政府安置榮民大量開發山坡地也造成日後山崩地裂，土石流頻發的主因。

柯金源拍攝無數台灣受傷土地意象，但他珍愛台灣之情也會刻意展現台灣的氣候和地理所眷養出來的特有生態。他似乎希望台灣人透過觀看他的紀錄片去「認識」以對台灣動植物生態的再確認，而這「再確認」的過程即是對土地所存有事物與狀況的再次承認（recognition）（Taylor, 1994）。柯金源透過漫步台灣山脈所蘊育獨特物種生態激起我們的光榮感，經由這種再認識與承認過程去珍惜台灣歷史、語言文化以及生態的多種面向，產生一種生命共同體認同。他試圖藉由影像和各種住民日常語言歌詠交融形成一個空間，創造出一種亘古且神秘的氣氛，展現台灣獨特性，重尋台灣存在的價值感。

其次，台灣島嶼自古以來接納外來物種成就了自身的獨特性，建立一個和諧的移民社會。台灣原住民在 1 萬 2 千多年前，冰河期結束前由東南亞島嶼遷徙來台灣定居的南島民族，從此在台灣定居自足生活了幾千年。（林媽利，2001）柯金源採用隱喻修辭策略將台灣櫻花鉤吻鮭、

檜木和遷徙而來的泰雅族等外來生靈構成一個和諧的移民社會。事實上台灣島嶼所存在的大多物種和住民皆非原生物種，是在不同時期加入這個生態環境構成一個獨特生態，發展出一個獨特的文化。柯金源紀錄片採用不同住民語言——泰雅族古調歌詠、布農語、國語（北京話）以及閩南話——交織其間暗示一種族群融合與共同承擔。柯金源這個隱喻總令人聯想到台灣國族主義將這片土地作為台灣四大群族立基之所，彼此分享這一塊土地。

沈松喬（2006，頁 176）曾指出國族主義運動採取國族自然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ion）策略將作為物理空間的領土轉換成象徵空間。此策略旨在歌頌自然未經文明雕琢的原始特性，強調自然對文明的再生功能。在【森之歌】中柯金源不忘告訴我們台灣因所佔的地理位置，接納北半球到來的物種，即使現在台灣山脈和河流依然保留冰河時期記憶。這些冰河時期到來的訪客歷經人為破壞和自然淘汰終也和諧生存下來形成一個自足的生態圈。他也不忘在面對宛如殺戮戰場的生態破壞現場時提醒我們土地具有的稀有性與獨特性。

肆、紀錄片作為國族想像

台灣生態環保紀錄片的源起具有強烈反執政黨色彩。台灣這土地在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工業發展和經濟奇蹟下滿目瘡痍，污染遍野，然而這塊受傷的土地卻也意外地成為民進黨新潮流派系反抗執政黨的基地。1979 年執政的國民黨鎮壓美麗島雜誌為主的黨外民主人士，即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著名的美麗島事件。事件之後，一批較激進的黨外新生代組成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黨外編聯會）開始檢討黨外一路走來的策略，批判康寧祥所主導的議會路線，主張群眾運動的發展策略。編聯會

中的新潮流系提出三面大旗理論：台灣獨立、群眾路線和社會民主（張瑞昌，2001年1月29日）。新潮流主張「社會運動政治化、政治運動社會化」的發展策略。社會政治化在理念上要將社會運動提升至政經重建層次上加以反省和定位，社會運動的目標才能實現。在實踐層次上則先滲透進某社會運動領域暴露剝削問題，等受壓迫者基於抗拒而採取集體抗爭後，再試圖將受壓迫者轉成所屬群眾。在政治社會化方面，參與政治或選舉其目的乃在促進社會運動發展。新潮流透過此種運動策略和許多外圍組織建立良好關係，如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教授協會和台灣勞工陣線等（鄭明德，2003，頁88, 92）

到1980年代國民黨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合法性策略造成環境惡化，逐漸為人民唾棄，促使反污染自立救濟頻繁。最早結合政治批判和生態意識覺醒的先行者是曾擔任台東縣長的黃順興。1981年創辦《生活與環境》鼓吹反核與生態環保。《前進週刊》跟進引介生態知識試圖仿效西德綠黨（何明修，2015）。接著黨外編聯會新生代藉著愛鄉土的本土意識介入環保運動，最後逐漸演繹成「本土意識、台灣優先」台灣國族主義的論述（馬祥佑，2010；張瑞昌，2001年1月29日）。事實上，民進黨新潮流系結合政治民主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的生態民族主義策略成功地擴大群眾基礎。1986年民進黨成立依舊積極參與並組織環保運動，將之推向全民共識的高峰（何明修，2015；馬祥佑，2010）。而這股生態民族主義也催化台灣環保紀錄片的誕生。如邱貴芬所言，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台灣紀錄片和亞洲韓國、菲律賓、印尼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新紀錄片皆具有強烈草根傾向，企圖展現社會底層人民的觀點和聲音。這個紀錄片運動具有強烈反對運動色彩，期盼透過紀錄片的拍攝創造一種「對抗公共領域」（counter-public sphere）（邱貴芬，2012）。到了李登輝主政台灣本土化又往前邁進，1993年文建會

開始推出「社區總體營建」。社區總體營造宗旨乃在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立社區生命共同體。其目的讓社區永續發展，也納入生態環境保護建構一股新故鄉運動。1990 年代中葉國家推動「社區總體營建」其中更將資源大力投入紀錄片拍攝，冀望用影像來重構地方價值（蔡慶同，2011；徐國明，2014）。

對柯金源來說，土地就像海德格爾（Heidegger）所言作為人類的居所（dwelling），是存在的本質。大地做為一個庇護者讓紮根其上的岩石、植物、動物、人們得到依附並找到其位置（Trawny, 1991／張振華、楊小剛譯，2012，頁 90）。人紮根於土地上取得生活所需，並透過勞動和各種互動與土地建立認同關係，土地變成家園和國家的隱喻。土地認同就是「以台灣優先，在區域上，它一定是有一個國家。所謂那種家的感覺。就是說，台灣這塊土地就是我所認同的，我的家。」（賴以博、蔡崇隆，2008）在這一段訪談中他已經將台灣認同、國家認同和生態認同濃縮成對土地的認同。受到這份濃烈交織土地與家國認同的驅使，於 1994 年他告別平面媒體試圖以紀錄片台灣這塊土地做點事加入草根反抗。柯金源是在國民黨大中國認同教育和戒嚴時期成長的一代。目睹 520 農民運動之後加入媒體，擔任攝影記者（柯金源，2010）。那時熱鬧滾滾噴發怨氣的台北街頭和一成不變的萬年國會是柯金源工作所在。這個經驗讓他更能了解政治、土地和認同間的辯證關係。他拍攝紀錄片的目的旨在揭露台灣生態破壞和污染所在避免進一步惡化，或聯合環保團體保護生態，或將所紀錄作為台灣生態研究用途。他支持生態環境保護運動只為保護這塊土地，而不是懷著激烈反國民黨政治意識形態，或欲取得運動的主導權轉化為政治力量。

柯金源的生態環保紀錄片基本受新潮流所開創的生態國族主義論述中的「本土意識」和「台灣優先」影響，但柯金源的生態環保紀錄片又

擴大台灣意識的範疇。首先，他以地方著手顯影國土凸顯台灣國境以及主權問題。生態環保紀錄片一般來講鮮少談論主權或國境問題，主要是在空污和海域污染方面是跨越國境且污染以更廣闊區域為基礎。在【烏坵 ROC】、【記憶珊瑚】或【空襲警報】柯金源帶我們到台灣離島和主權領土界線。主權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屬性規範了其公民與領土一種明確而永久依存的關係。這種以領土界線為特徵的主權統治長久以來已經成為現代公民自我認同空間想像的基礎（王炎，2007，頁 499）。中國大陸主權界線反射出台灣的主權處境、國土認同以及四大族群所組成的台灣生命共同體。

其次，柯金源生態紀錄片預設台灣共同體的指涉。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類型其目的地乃在實踐言語行動理論（theory of speech act）的創見：說話就是行事。⁶ 紀錄片表面上描述所欲傳達的內容，但其深層的慾望是想展現紀錄片製作者的意圖，去命令或鼓勵他的觀眾去注意甚至改變影片所描述的現況。換言之，紀錄片尤其是社會議題紀錄片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驅使觀眾去改變這個世界，而不只停留於紀錄片所描述內容的探討。這就是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題綱》所言：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1995）。紀錄片為了執行改變世界的意圖，試圖建構一個包含受訪者和閱讀者禍福與共分享的共同體。在柯金源的紀錄片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人和地方是處於一種辯證關係之中。人類透過勞動賦予一個地方意義，而在勞動實踐過程中累積記憶，因此人對土地產生了歸屬感和根源性。一個人紮根於土地給人一個起點，且讓人類在事物秩序中穩固掌握自己的位置（Edward Relph, 1976／饒祖耀、陳厚逸譯，1992，頁 111-112）。亦因人對土地的歸屬感，若立足的土地因污染或受剝奪，人與土地或大海間的根源也受剝奪而喪失對未來的期許，台灣作為共同體也將失去意義和未來的可

能。

柯金源了解生態問題不能囿於國境之內，在他的紀錄片中台灣是以其在區域和國際體系所佔據位置而被思考。然而思考他的紀錄片的意義卻不能僅止於分析紀錄片所記錄的內容，我們必須將它放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早期壓抑的本質和黨外以及之後民進黨本土化運動的脈絡之中，將它視為一種寓言來詮釋其背後的弦外知音。唯有如此，閱讀者方能了解柯金源紀錄片文本中蘊含著台灣共同體召喚的想像。

註釋

- 1 本文以紀錄片製作者（documentary filmmaker）指稱紀錄片的作者，而非通稱的導演，其意乃在強調此類型影片脫離刻意人為導引與場面調度之操作而使影片之拍攝與構成方式更趨向於存在之現實，另一方面旨在強調紀錄片製作者作為影片觀點或意義的發動者。
- 2 柯金源紀錄長片作品：

年代	影片名稱
2014	餘生共游
2013	黑*
2013	空襲警報*
2011	退潮海岸群像
2011	退潮*
2010	擺盪
2010	森之歌*
2010	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2009	夢想巔峰
2009	登峰造極
2008	前進南極
2007	天堂路
2006	產房
2005	渡·東沙

2005	天大地大
2004	獼猴烈傳
2004	記憶珊瑚*
2003	阿瑪斯*
2002	烏坵 ROC*
2000	來自斷層的消息

表列柯金源作品乃參考其個人部落格「山海經典」所列個人具代表性影片。柯金源任職公共電視多年，所拍攝新聞類或紀錄短／長片相當豐富，但本文聚焦於柯金源的紀錄長片（feature documentary），皆是他長時間關注台灣土地和生活其上人們遭受之環境公害，且有著個人論述的成熟之作。本文以這些影片做為理解柯金源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論述以及拍攝策略之主要依據（*號）。其餘影片可略分為四類：1. 展示地區人的生活與樣貌如【退潮海岸群像】、【渡東沙】這兩部影片的片段內容均在【退潮】、【記憶珊瑚】與【烏坵 ROC】有深入的論述；2. 【獼猴烈傳】探討保護類動物失調造成獼猴與人之間的衝突；【天堂路】、【擺盪】皆是因人之私慾造成來自他域紅毛猩猩墮入苦難的煉獄；或跨亞洲海域觀察海洋生物影片如軟絲生長環境的破壞與再造的【產房】以及【餘生共游】的豆腐鯊。3. 2008-2009 年所拍攝的三部人類挑戰高峰與極地展示夢想與價值的影片：【夢想巔峰】、【登峰造極】、【前進南極】；4. 總彙式剪輯影片如【來自斷層的消息】對 921 地震週年的反思或【天大地大】將台灣近 15 年來的災禍作一剪輯影片提醒觀眾去審視天災的成因，此四類影片僅做為研究柯金源工作生涯的背景資料參考並未在文中特別深入分析。

- 3 柯金源曾經以追求美學表現的藝術家自許，但接觸生態環保紀錄片拍攝便逐漸放棄主觀的美學表現。在他實踐過程中，美學的追求和他拍攝污染主題彼此矛盾干格。然而，有時他也會情不自禁地放寬美感表現的戒規。【森之歌】的破題即以準確構圖連續曠時攝影呈現大霸尖山、玉山、雪山山脈高峰深豁，配以泰雅古調營造空靈深遠氛圍，頗具美感價值。紀錄片的美感表現和真實紀錄似乎難於兼容並蓄。荷蘭紀錄片大師 Joris Ivens 曾沈溺於個人經驗拍攝電影詩式紀錄片【雨】，但面對 1930 年代全球性經濟大恐慌和左派意識形態之時，只得壓抑個人主觀意識的表現形式，轉向節制的社會議題面向。一向關注紀錄片發展的 Renov (1993) 在〈邁向紀錄片詩學〉(Toward a poetics of documentary) 一文指出美感表現是紀錄片之未開發地帶。他舉出 John Grierson 為紀錄片下的定義——「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置」(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即是紀錄片詩意效果的來源。他認為紀錄片本身的美學潛力利於傳達理念和喚起觀眾的感情，而紀錄片製作者個人主觀情感投入可以展現不同的視野、象徵或美

感提供言外之意 (Renov, 1993, 2004)。

- 4 1990 年代前後的台灣生態環保紀錄片主要聚焦於社會運動本身的紀錄。綠色小組 1986 年成立旨在突破國民黨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扭曲和抹黑。綠色小組著重抗爭過程的紀錄，並未進一步就抗爭主題進行分析，主要作品為【鹿港反杜邦】(1986)、【後勁反五輕】(1987)、【只要孩子，不要核子】(1987)、【為何要反核?】(1987)。李道明拍攝主題多樣，作品繁浩，但環保議題作品不多，以【人民的聲音：環保篇】(1991)最為稱著。該紀錄片匯集中華紙漿廠與花蓮漁民、中油五輕廠與後勁鄉民、將軍溪上游畜產業與漁權、萬金石地區與貢寮反核運動等四個單元組成，呈現 1990 年代環境抗爭頻繁激動的民心。李道明採用觀察式拍攝策略讓受訪者自己發聲，並儘從抗爭現場抽離出來。解嚴後各樣各式地運動接踵而起。這同時台灣紀錄片也朝向多元性發展，脫離抗爭運動純粹記錄，表達製作者觀點以及思考紀錄片結構和表現形式問題。逐漸地開始出現如洪淳修的【城市農民曆】(2005)、【河口人】(2006)、【刪海經】(2013)，以及黃信堯【帶水雲】(2009)、【沈沒之島】(2010)一些頗有創意的環保紀錄片。但黃信堯和洪淳修皆屬獨立製片人，因資源因素限制他們拍攝主題、時間和地理範圍。相對而言，柯金源任職於公共電視寓興趣於工作，有較好的製作環境，充裕的時間拍攝和規劃拍攝議題。
- 5 許多地理學家尋找地方 (place) 之意義。現象學傾向的人文地理學家大都將地方和人類的存在相聯結。段義孚 (Tuan Yi-Fu) 認為人和地方具有情感聯繫依附感。地方作為關照場域 (field of care) 而存在。瑞爾夫 (Relph, 1976/饒祖耀、陳厚逸譯) 根據海德格爾的哲學視地方為人類寓居之所，存在之所在。政治地理學家 John Agnew 則依據三個面向勾勒出地方的特徵：區位 (location)、場所 (locale) 以及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區位是地方座落於地球的確切位置。場所旨社會關係的物質條件。地方感是指人類對地方有主觀和情感的依附。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地理學家 David Harvey 認為地方是經由資本和權力所建構出來的產物。地方的定義因意識形態之差異而區別，但地方作為一個具體的環境、明確的區位、人類強烈的情感依附並產生認同是本文聚焦所在。詳細參閱 Cresswell (2004/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
- 6 英國哲學家 Austin (1995/楊玉成、趙京超譯，2012) 在其《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一書提出說話即是做事的概念，並發展言語行為理論。他認為任何言語皆具有三個層次為：話語行為 (locutionary act)、話語施事行為 (illocutionary act) 和話語施效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等三種。話語行為及我們言語所意指的事情或事實。話語施事行為乃是指話語行為具有話語施行力量 (illocutionary force) 說出的話語，就是去陳述、命令、請求、許諾

或警告等意義。話語施效行為指說話者說了話之後對聽話者在情感、思想和行為上所產生的效果。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表明：言談並非只是字面的意義，其弦外之音是說話者用言談做事去影響聽者，根據這說話者的意圖去行動。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可以應用來理解紀錄片的功效，尤其是社會議題紀錄片更是如此。

參考書目

- 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地方》，台北：群學出版。（原書 Cresswell, T. [2004]. *Place*.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 王炎（2007）。〈主權〉，汪民初（編），《文化研究關鍵詞》，頁 498-49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林媽利（2001）。〈從 DNA 的研究看台灣原住民的來源〉。取自 http://www.ling.sinica.edu.tw/files/publication/j2001_1_11_7600.pdf
- 李又如（2014）。〈以鏡頭記錄經濟與環境的衝突—柯金源與洪淳修見證土地與政治的角力〉。取自 <http://www.tidf.org.tw/zh-hant/reportsandarticle/902>
- 沈松橋（2006）。〈江山如此多嬌：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台大歷史學報》，37: 145-216。
- 何明修（2015）。〈台灣環境運動與政治轉型〉。取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gzc/20150126119557_all.html
- 馬祥佑（2010）。〈環保運動與台灣本土意識的互動〉。取自 http://www.21bcrcom/a/zhuan_ti/taiwan-zuishuxidemoshegren/2010/018/1793
- 邱貴芬（2012）。〈新紀錄片的誕生：機器複製時代開啟的革命能源〉，《台灣人文通訊》，第三期。取自 <http://ths.campus-studio.com/ths/content.php?period=0&id=28>
- 柯金源（2002）。〈環境紀錄工作者的視野〉，台北：公共電視新聞部。
- 段文宏（2009）。〈珊瑚礁生態系概述〉。取自 <http://www.sea.e.infor.org.tw/handout3.doc>
- 馬克思（199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央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一卷，頁 58-61，北京：人民出版社。
- 徐國明（2014）。〈台灣新紀錄片脈絡下的社區影像研究〉。取自 <http://www.hakka.gov.tw/dl.aspo.fileName:511417214571.pdf>
- 徐鶴林、朱倫譯（2009）。《民族主義與領土》，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原書 Nogue, J. [1998]. *Nacionalismo y territorio*. Lleida, ES: Milenio.）

- 陳品君 (2004)。〈社會再現：鄉愁地理學在台北〉，莊明貞 (編)，《課程改革：反省與前瞻》，頁 175-197。台北：高等教育出版。
- 教育部 (1974)。《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台北：正中書局。
- 張瑞昌 (2001 年 1 月 29 日)。〈掌握時代潮汐，認識新潮流〉，《中國時報》。
取自 http://forums.chinatimes.com/special/DPP_new/main.htm
- 張振華、楊小剛譯 (2012)。《海德格爾導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原書 Trawny, P. M. [1991]. *Martin Heidegger*. Frankfurt, DE: Campus Verlag GmbH.)
- 張箭飛、趙紅英譯 (2011)。《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南京：譯林出版。(原書 Darby, W. J. [2000].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 class in England*. London, UK: Berg Publisher.)
- 楊玉成、趙京超譯 (2012)。《如何以言行事》。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Austin, J. L. [195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鄭明德 (2003)。《民進黨派系政治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 蔡慶同 (2011)。〈「社區影像」作為文化政策：一個批判性的回顧〉，《思與言》，49(4): 57-88。
- 蕭阿勤 (1999)。〈民族主義與台灣 1970 年代「鄉土文學」：一個文化 (集體) 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研究》，6(2): 77-138。
- 蕭阿勤 (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賴以博、蔡崇隆 (2008)。〈深度訪談環境紀錄片導演柯金源〉。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8/07/blog-post__10.html
- 饒祖耀、陳厚逸譯 (1992) 〈場所的本質〉，季鐵男編《建築現象學導論》(頁 99-119)，台北：桂冠。(原書 Relph, E. [1976]. *Key texts in human eography*. London, UK: Pion.)
- Ahmad, A. (1994).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In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pp. 95-122). New York, NY: Verso.
- Deppman, H.-C. (2012).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seeing in *Jump! Boys*. In S. Li-chun Lin, & T. D. Sang (Eds.),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pp. 112-137). London, UK: Routledge.
- Garcia-Ramon, M. D., & Nogu-Font, J. (1994). Nationalism and Geography in Catalonia. In D.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pp. 197-211). Oxford, UK: Blackwell Press.
- Jameson, F.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 *Social Text*, 15, 65-88.

- Kohn, H. (1946).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ies its origin and background*.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 Kuo, Li-hsin (2012). Sentimentalism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llective “looking inwar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ainstream Taiwanese documentary. In S. L. Lin, & T. D. Sang (Eds.),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pp. 183-203). London, UK: Routledge.
- Renov, M. (1993). Toward a poetics of documentary. In M. Renov (Ed.), *Theorizing documentary* (pp. 12-3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enov, M. (2004). Surveying the subject: an introduction. In M. Renov (Ed.), *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 (pp. xi-xxiv). Mimeo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mith, A.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A. D. (1991).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rey, D. (2001). *Territory: The claiming of space*.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Press.
- Taylor, C.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 Gutman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p. 25-7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sai, T., Yu, L. & Ke, C. (2013). A glimpse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in Taiwan. *Concentri: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9(1), 161-176.

參考影片

- 柯金源（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13）。黑【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于立平（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13）。空襲警報【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于立平（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11）。退潮【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于立平（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10）。森之歌【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于立平（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10）。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04）。記憶珊瑚【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 柯金源（製作人），柯金源（導演）（2003）。阿瑪斯【影片】。（公共電視，台

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 75 巷 70 號)。
柯金源(導演)(2002)。烏坵 ROC【影片】。(公共電視,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
三段 75 巷 70 號)。
綠色小組,1987,鹿港反杜邦,臺南藝大大學檔案影片編號 0171。
綠色小組,1987,鹿港反杜邦,臺南藝大大學檔案影片編號 0172-1。

Documentary as a national allegory: Learning Another Geography Lesson

Pen-Juin Chen *

ABSTRACT

American scholar Frederic Jameson regards all third-world literature as a national allegory. Jameson consider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s combine personal stories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s into the form of an allegory.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land convey universal values such as ecological rights and ethics. However, the land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various sign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ose interests and ideologies involved. Could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ies produce and record the issues in an objective way? Will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ies be interpreted as a national allegory?

In this paper, I will attempt to explore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that both surfaced in Ke, Chin-yuan's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As a Taiwanese documentary producer Ke has long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ssues related to contamin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is island. He incorporates into the documentary his personal affections for the land as well as Taiwan's collective memory, bequeathing it an element of allegory. In recognition of the division among

* Pen-Juin Che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Documentary & Film Archiv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nan, Taiwan.

Taiwanese over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an allegorical way of reading will be used to discuss Ke's documentary in the way of looking into politics geography, contaminated land, and Taiwan's uniqueness.

Keywords: Ke Chin-yuan,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y, national allegory, national imagination